

■ 郭钰/文

眼里有热爱 跳出萧山看萧山

谈到萧山，俞梁波说他热爱着这片土地，这是他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。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基本上是目睹了萧山的整个发展过程。那时候他听到广播里说萧山进入“中国十大财神县”，获得了很多荣誉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家乡怎么这么厉害，所以他从小就对萧山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，或者说是一种认同感、归属感。

他眼中的萧山是与众不同的，总体来说是比较大气、勇敢的，有一种拼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。

但如果要细分的话，那么每个地方又是不同的，地域性格非常鲜明。他认为萧山主要有三种文化，南片八镇的话主要是丘陵山地文化，是比较刚毅的、果断的，从方言就能听出来，楼塔那边大家说话嗓门都比较大，话也比较“硬邦邦”的，外人听起来有点像吵架，城厢这里概括来说就是都市文化，沙地的不用说了，就是沙地文化——勤劳节约，这和他们以前的经历有关。他说别看现在钱塘江边那么风光，全是高楼大厦，很多年前那就是片滩涂，那会儿潮水相当于就是个掠夺者，不定时的会来的，一切奋斗可能就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因此那里的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艰苦的。

每个人看自己家乡肯定是最好的，这个毫无疑问，但他觉得可以跳出萧山看萧山，即使站在这种角度来看，萧山依然是美好的，有自己独特的韵味。

他说之前很多外地人都对萧山有一种固有印象，就是比较“土豪”，艺术修养这方面好像是弱一点，但是这些年来萧山也在不停努力地道。当然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是有一段距离，但是我们总归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奔跑。

在他心里每个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因子。萧山以前是潮文化，孕育了围垦精神，所以后来有感而发写了一本关于大围涂的萧山本土小说，影响非常大，甚至超出他的想象。

他说以前从来不写这类本土小说，但是人到中年以后，他突然间觉得应该多写写家乡了。萧山能写的题材也很多，很多人都很好奇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围垦这个主题，俞梁波很坚定的回答道，他觉得围垦是因，奠定萧山后期的发展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很多都是围垦这个因结出的果。他的母亲也参加过围垦，小时候给他讲过以前的一些故事。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也问了很多，在某种意义上也让他更深一步的了解了自己的家乡。

这也让他更加真切感受到这片土地还真不一样，特别有奋斗、拼搏的精神，这是根植在萧山人血脉里面的一种精神。

他说：“围垦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一种抗争，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渴望或者是一种追求。”所以在他心中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，但没有人去深挖它。所以作为一个作家、一个萧山人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萧山人是怎么样的，萧山是怎么过来的……

笔下有激情 以偶然的姿态进入这扇门

当笔者问到什么契机让他走上了写作这条路，他回答这个其实是很偶然的，很多作家都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，都是一个偶然因素触发了他走上了这条路。

对他来说，这个偶然还与萧山日报有关。他记得应该是1996年过年前后，萧山日报举行了一次征文比赛，他看到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，然后就获奖了。他回忆说当时也就半个小时左右，一篇文章就写好寄出去了。他突然觉得写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怎么难，那时候也没人教，就自己开始这么写写发发，一路摸索，后来也越来越发现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所以就一路走了下来。在这条路上，马尔克斯和君特·格拉斯对他影响颇深，特别是后者的《铁皮鼓》，阅读之后感触很多。

俞梁波说：“一个作家，他是以某种偶然的姿态进入了这扇门里面，他会通过他个体的感受和个体经验，去寻找适合他的这个创作方向也好，思路也好，成果也好。”他觉得文学创作路上永远没有老师，真正教会你的是生活、你眼前的现实和你身边的人。他们让你学会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去了解人心中的真善美，去感悟社会的这个方方面面。

他觉得相对其他艺术创作而言，写作可能是最辛苦的一条路。写作者需要永远保持思考和反思，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眼前

的一切，非常冷静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、这个时代，还要拥有超前的思想去理解并阐述这个社会，所以压力也是蛮大的。

但他依旧认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中，总要去各种各样的尝试，寻找自己的特色。所以年轻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可以称得上激情澎湃了。那时候其实文学期刊发作品很难，特别是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，但他还是不停地创作，全国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发过作品。这一路走过来，他写过的大小小小的作品，数字加起来也有300万字左右了，关注乡村、关注城市，更多的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。以前很多人问过他，作品里面有没有原型？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原型。他说：“有一次印象特别深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真神奇了，某个作品写的和他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，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跟他聊过天。”

“中国作家很多，很有可能你写的东西跟人家是重复的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必须要寻找独特性，不可复制性的独特性。”俞梁波说他作为作家，理想是这样的。

俞梁波与很多作家都是好友，他说其实焦虑每个人都会有，不过总的来说他内心还是比较淡定的。因为他一直在不停地破圈，相同的题材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去碰。像《刺刀》写了父与子之间两代人的关系，是一

种比较纯粹的乡村情结；《大围涂》写了一个群体，一群普通人，小人物的奋斗史；《谎言》主要表达了城市青年的茫然。

他觉得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味道的。在正确的大局观和价值观的前提下，要解放思想，不能总待在舒适圈里，必须一些新的尝试。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复制粘贴，长此以往会让一个创作者失去激情。

他表示接下来还会写两个作品，已经差不多构思好了，但还没写完。其中一个报告文学，和之前的湘湖系列一样还是会着力于萧山本地。

心中有责任 “萧山你都不了解，怎么写好萧山？”

俞梁波说自己是生长在萧山南部的，从小在楼塔长大，可以说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所有的回忆都在那里，所以那边的山水、文化是深深刻在他骨子里的，对他的影响也肯定是一辈子的。

“现在的萧山我觉得哪里都很好，湘湖这么美！”对此他特别有感触，因为湘湖三期工程他作为特殊的参与者全程都在，《感动湘湖》《情满湘湖》《圆梦湘湖》三部报告文学

中，有两部都是他写的，另一部也经过他的修改。

作为萧山区作协主席，来找他看稿子的人很多，他说在他这里很简单，才华是第一位的！他不看人，只看作品。之前就有位在工厂车间工作的工人来投稿，在看了他写的东西后觉得非常不错，俞梁波还就专门去问了，然后把他的吸收进来了，经常让他参加活动，因此他提升得也很快。

俞梁波也在为萧山寻找年轻力量，为他们提供展示的平台。他也经常和他们讲，要静下心来现在整个社会是比较浮躁的，应该要有自己的定力。写作是单调的、枯燥的、是寂寞的，甚至会是颗粒无收的，有时候你投入很多，但最后收获的可能是不相等的。

他说，人们都觉得萧山这块土地很神奇。但这是一种感觉，要找到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种神奇。这不是嘴上所说的，也不是几个数字就能呈现的，必须是用独特的人物经历来作为载体，这样的文字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，能让大家共情。

所以说要想写好萧山，写作者对于他所处的环境，必须要有融入感，这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。所以他每年都要组织一批作家一起去萧山各地采风。“为什么我每年要组织这活动？”他说，“作为萧山人，必须要了解萧山，因为它比较大，所以地域间的文化底蕴

是不一样的。南边的人，中部要了解，东边也要去深入。”

笔者：您觉得萧山有种什么样的精神？

俞梁波：萧山有一种实干精神，G20峰会的时候，萧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可以说是从零开始，仅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把所有事情都落实了。

笔者：您在萧山有没有经常去的什么地方？

俞梁波：我就住在北塘河边，这虽然是一条人工河，但也是一条历史承载之河，它当年因为围垦而建的。我晚上经常去那里散步，感觉也是蛮好的。有的时候会回到老家去，看看楼塔的山水。有时候也会爬上山顶，从先贤寺附近看看这个城市。

笔者：除了工作，你最爱做什么事？

俞梁波：喝茶吧，可以缓解情绪，也是一种独处的时光。有空的时候还喜欢看看电影。

（来源：萧山日报）

俞梁波 用心码字

人物名片

俞梁波，1974年生，杭州萧山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萧山区文联党组成员、萧山区文联副主席、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一个人的路》《我们的父亲》《刺刀》《大围涂》等，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爆炸的河》《规矩》，出版长篇报告文学《感动湘湖》《圆梦湘湖》《荣耀与梦想》等，文化散文集《兴入湘湖三百里》。曾获西湖文学优秀创作奖、首届西湖文学小说提名奖、2006年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奖、杭州市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等。



马晓才/摄